

●《文汇报月刊》报告文学选

# 人生 环形道

●四川文艺出版社

RENSHENG JIANXINGDAO



《文汇月刊》报告文学选

# 人生环形道

四川文艺出版社

责任编辑：廉正祥

封面设计：范一辛

版面设计：李 军

**书名** 人生环行道  
**编者** 《文汇月刊》编辑部  
**出版  
发行** 四川文艺出版社  
成都盐道街三号  
**经销** 新华书店  
**印刷** 攀枝花市新华印刷厂

1987年9月第一版  
1987年9月第一次印刷  
印数 1—5,665册

开本850×1168 1/32  
印张10.25  
字数 233千

ISBN7-5411-0109-5/I·108

统一书号：10374·422

定价：2.02 元

## 目 录

- 送你一棵勿忘草.....周玉明 1  
——朱明瑛赴美前的心里话
- 思乡曲.....叶永烈 28  
——马思聪传
- 金凤凰.....肖复兴 91
- 人生环行道.....蒋 巍 113
- 一个四十岁女人的感情经历.....孟晓云 153  
“死亡之海”——希望之光.....白 桦 174
- 变法记.....李祯林 李延国 194  
——一个连长和他的四个兵的故事
- 天下第一兵.....马继红 马春林 215
- 魔鬼教练.....戚 鸣 刘进元 232
- 姚迁之死.....庞瑞垠 248
- 论观念之变革.....陈祖芬 272
- 当金山的母亲.....肖复华 308

# 送你一棵勿忘草

——朱明瑛赴美前的心里话

周五明

（就象通了感应电流似的，我正惦念着朱明瑛，不知她哪天赴美留学？就在这时候，电话铃突然响了，正是她！话筒里传来了她那急匆匆的、冲击波似的声音。）

## 拿到了赴美国留学的签证

我在美国大使馆拿到了赴美国蒙特利尔国际学院留学的签证了。再过十几天，我真的要走了。我去的是美国一所著名的学府，许多国家的外交官都是这所学校培养出来的。这个城市只有五千人，住的很多是名人，那里还住着几位美国著名的音乐家，我可以受到丰富的文化艺术熏陶。我是公派自费去的，不会不回来，也压根儿没想过不回来。好在这个学院3个月一次假期，我在美国学习期间，还可以经常回祖国干些自己想干而以前干不成的事。阿呀呀！我脑子里想干的事儿实在太多了。

我去美国大使馆签证时，美国大使馆的总领事一见到我，就把我领到总领事办公室。我们用英语交谈了一会儿。总领事

瞪着那双蓝眼睛，惊叹道：“你的英语说得这么好！为什么还要去那儿学英语？”我说，“我想把美国的民歌学习好，我的英语一定要不是一般的好，而是要地地道道的好。”这个“大鼻子”总领事只用几分钟就办好了我的签证。他紧握着我的手说：“我祝贺你，你被批准了，祝你旅途愉快。你是把中国音乐和美国音乐进行交流的第一个文化使者。美国人盼望能在美国听到你的独唱音乐会。”他说得越热情，我心里越是酸楚。遗憾的是，我在国内唱了5年多，到今天也没能开成我日思夜想的独唱音乐会。我准备了那么多我精心挑选的、反映我内在思绪、情感的歌，可我等啊，等啊，一直没机会唱出来。嗨！不能再跟你在电话里长谈了，我马上要去参加为非洲难民捐款的义演，非洲闹灾荒了。这是我在国内的最后一次演出。我这人怎么有这么多戏剧性啊，我是从唱非洲歌开始的，又从唱非洲歌结束，我得去了。

喔，我签证完了，从来不喝酒的我，晚上回家一个人喝了许多许多酒……

（朱明瑛急切的声音，突然间被什么涌上来的东西哽住了。不知怎么的，我只觉得手中的电话筒里也冲出一股浓烈的酒气，我也有些醉熏熏的了……

迷蒙中，我回忆起前不久，她跟我两个人进行的一次推心置腹的彻夜长谈，那不仅仅是一个女艺术家跟一个女记者在对话，而是一个成了名又遭到非议的女人，在跟一个她所熟悉的同龄人、值得信赖的朋友和姐妹，在披露胸襟，倾吐衷肠……

那天，是4月20日吧。我专程赶到北京的当晚，就去看望朱明瑛。她那双总是在燃烧着的眼睛，深陷在乌青的眼圈当

中，本来瘦削的下巴更尖了，下巴右侧的一颗美人痣显得更黑更大了。她穿着紫红色的毛衣开衫、黑色的紧身裤。纤巧的身子，一举一动都象是在舞蹈。她是属于“激动型”、“多血质”的，一说话就情绪亢奋，呼啦啦地从心底冒出那么多深思熟虑的话。那天我俩谈了一个通宵，度过了一个不眠之夜。

话题是由我起头的，我问她：“社会上街头巷尾，纷纷扬扬，说你要到日本去留学，又传闻说你要嫁给一个日本人离开中国……”

“一派胡言！”激动型的朱明瑛一下就站了起来。我把她按在沙发上，说：“与其让人家胡编乱说，还不如你自己站出来说清楚，澄清事实，你说吧！”

见我这么“仗义”，她用感激、信任的目光注视了我许久、许久，然后下意识地理了理头发，似乎要把自己心底埋藏着的一团团纷乱的思绪理理清楚。她的神情那样庄重，那样认真，她用她那特有的沙哑、鼻音很重、共鸣很强的声音娓娓道来，这是她临行前的内心的弦音……)

真的，虽说我才37岁，还没到老态龙钟的年纪，但我一直有一种克制不住的冲动，想对自己作个小结、划个句号，把自己在艺术道路上所洒下的心血、汗水和泪水记录下来，写成一本书。我的一切都属于我热爱的事业——我的时间、我的痛苦和幸福，我的欢笑和抽泣……我正视自己的真实感情，正视真实的自己。我愿把我自己的心不失真地袒露在所有关注我的人们面前，我不怕。

但现在我还不能写这本书，还没到时候。等我再多干些自己想干的事，再多长几岁。

## “笑话！鬼话！屁话！”

我最讨厌推理，我们国家有些人最会用假设推理了。我现在听那些歪曲、诋毁、嫉妒我的人胡编的我的种种故事，就象听说别人的故事那样习以为常，无动于衷了。比如，有人在小报上说，我要去日本留学。有些人知道我离婚了，就马上推测说：“朱明瑛要跟一个日本人结婚了，找到块‘跳板’要走了。”这还不算，继而还在这个虚构的谎言基础上，“评论”说：“她不爱国，这么大的中国也留不住她！”笑话！鬼话！屁话！天上、地下，我没有一个日本男朋友等着我去结婚。再说非得嫁给外国人才能出国吗？何况我现在去的不是日本，而是美国。

我是搞亚非拉音乐舞蹈的，过去我依靠自己多年来的积累，自编自导自演“亚非拉”。现在肚里已挖空了，关在家里我再也编造不出亚非拉歌舞了。我从艺25年，只出国演出过一次。人家称我为“中国的阿贝蒂”，可我从来没有去过非洲，我唱的歌全是从录音磁带中学的。每天从早到晚，我摁着录音机，把磁带都听坏了，机器被我使烂了两个，键都摁飞了，送到店里也没法修。难道我永远只能在歌唱上当个“复印机”吗？说我朱明瑛是“中国的阿贝蒂”，我没什么高兴，我还是仅仅象阿贝蒂，不是我朱明瑛，这有什么出息！真正的阿贝蒂前不久从非洲捎信来，她叫我朱明瑛姐姐，说感谢我使她的名字在中国家喻户晓，她说她要是到中国来，第一件事就是来看望我。可我连她的录像都没见过，只听说阿贝蒂比我小3岁，却有我3个朱明瑛那么胖。——我是“轻量级”的，她是“重量级”的。

我感到自己被榨干了，压力越来越大。人民给我的荣誉远



远超过了我的实际本领，我不能光靠闭门造车“唬”我的父老兄弟。我要开阔视野，汲取营养，创造，创造，再创造！我特别爱幻想，我素来相信幻想加努力等于现实，凡是我想干的，我一定要办到。没有幻想就没有成功，就没有未来，就没有一切。

现在的流行唱法、通俗唱法，整个儿在走下坡路。把我们这些唱歌的人的声誉搞坏了。社会上有些所谓音乐会太糟糕了。说是提倡创作自由，实际上是在搞混乱自流，没有开拓出一条属于我们自个儿的路。中国这么个有着悠久文化传统的国家，在声乐上理应走在前头。我提倡搞民间的音乐，但不是主张一味的“挖祖坟”，也反对不加选择的模仿外国的和港台的。我对任何艺术、任何艺术形式，对洋唱法、土唱法、通俗唱法都一视同仁。要满足不同层次的观众的要求嘛。我们的精力不能再耗费在互相排斥、互相谩骂上了。自己人整自己人，这是我们民族的劣根性，相互涂黑对方，对谁有利？现在至关重要的是要携手并进，花大力气研究、探讨，行动起来，真正做到百花齐放。

说来可怜，我们这些通俗唱法的演员，是在谩骂声中唱红的。谁被骂得最凶，最后谁就最红。流行歌曲刚兴起时，比较集中的是骂我和苏小明，以后冒出个成方圆，就指责成方圆；小程琳出来了，又大报、小报批判她。歌坛上几乎是出一个新人打一个，敌情观念真强。我们这些人是被批判出名的，好不容易才被社会承认了。但是随着你名声飞扬，谣言也在扩散。这已经不是叫人烦恼、苦恼的问题，而是叫人觉得太可怕了。早知道这样，我当初就不唱这个歌，不出这个名了。

不少小报真叫低级庸俗，老是热衷于登载我们的所谓“秩

闻”和“秘史”。我的亲属来信说，在东北大街上，报贩们扯着嗓子叫喊着：“喂！喂！请看《朱明瑛离婚之谜》。我的亲属不忍心听下去，一气之下，把报纸全部买了下来。善良的亲人啊，真傻！你能买下全部报纸，可你堵得住那一张张刀子似的嘴吗？

（朱明瑛气得直喘粗气，她站起来在屋子里来回走着。我劝她说：“别生气，有人注意你，就有人要破坏你，一个能被人嫉妒的人，恰恰是最有力量的人！”朱明瑛凄然一笑，露出一排白玉米般的牙齿。她沉思了一下，又说：）

在我没有出名之前，我受了很多委屈。出了名以后，又尝到另外一种委屈。各种各样打着各种主意的人也闯进生活中来了，包括那些不地道的男人，利用职权打你的主意、揩你的油的男人。这对一个知名的女人，一心想干事情的女人，这个“难”无法说，我要学会对付，我对付得真累啊！我有时真想报复，可我懂得最能医治创伤的，不是去报复，而是去奋斗。你报复得过来吗？找谁去报复？我要学外语，学唱歌，学和艺术有关的一切东西，我整天踏着时钟的秒针赶路，哪有精力去寻找作乐。我做事不是为给人看的，我干我认为有价值的事。我之所以能成功，全在于我把精力集中在最有价值的东西上。无论把我捧得多高，我还是90多斤；无论把我骂得怎么一钱不值，我也还是90多斤。

（说完，她挺直了身子，使劲挥动着双手，似乎轻松了许多。我突然发现了朱明瑛身上那种出乎我意料的动人之处。人

哪，要做个正直的人是太难太难了。)

## 为音乐界的现状伤心、忧心、痛心

我倒不是气坏了，而是急坏了，不是光为自己老是被人评头论足，而是为音乐界的现状伤心、忧心、痛心。流行唱法只能热闹一时，很难持久。这是因为我们一味模仿港台味，没有自己独特的东西。我们确实太闭塞了，再不改革更新，就彻底把自己的路堵死了。我听自己的录音磁带，就受不了，这难道就能代表我们国家的水平？我看自己的录像，一边看一边浑身冒汗，真怕观众腻味，不屑一看。一听到观众拚命鼓掌，我内疚极了。

我一开始唱歌，就专攻各国民间的东西，想闯出一条自己的路子。搞流行歌曲总有时代局限性的，只有搞民族的民间的东西，生命力才最强。现在这些现代歌曲，因为你模仿我，我模仿你，大同小异，路越走越窄。在邓丽君受批判时，我曾自己偷偷练了一组邓丽君的歌，大伙儿听后，说我唱得活脱活象。我是想在模仿中探寻她的精髓所在，把她的味道吸收到我自己的演唱中来，溶化为我自己的，但我绝不愿意象她，我还是要象我自己，并要让每盘磁带都不一样，有所创新，有所突破。我们东方歌舞团又培训了个13岁的女孩徐明，大伙儿叫她“小朱明瑛”。她学唱歌的老师就是磁带上的朱明瑛。她学我学得象极了，连我的缺点——音不准也学得很象，象我的录音机一样。可我却暗暗为她担心，她不能只满足象我，她必须象她自己，必须一代胜过一代，青出于蓝而胜于蓝。她拜我为师时，我教她的首先是让她要象自己。

随着文艺政策的开放，现代唱法活跃起来了，我去外地各

省市，看到舞台上的歌唱演员都“舞”起来了，有的在台上胡扭乱扭的，看了真恶心。最叫我恶心的是，他们还打着向朱明珠学习的招牌，说是跟我学来的。可是我在台上的一扭一动、一招一式都要求自己很讲究、很地道的。我坚持舞蹈的基本功训练整整20多年了。不能去国外学，就从电影里学。有一次我看印度歌舞片《哑女》，从早上看到晚上，不知看了多少场，连座位都没挪过。我妈说我小时候看歌舞片，每次散场时，都要抱着电影院的大柱子，哭着不肯走，吵着要看第二遍。可我妈没有钱来满足我这小小的欲望。在埃及，为了掌握东方舞蹈中的抖胯动作，我甚至在上厕所的时候，向守门的小孩子请教，看了小孩的示范动作以后，等不及回到住处，立即就练起来。我在舞蹈上花的力气是很大的，我的舞蹈连外国人都承认是正宗、地道的。以前批判我的时候，说我跳的扭摆舞是专给小流氓看的，我不服气。去它的！现在台上的胡扭乱扭，全被说成向我学的，我才不承认！

现在的音乐会演出，请外国歌星、港台歌星成风。来一个演员，光设备、灯光、音响就有几十吨重。他们来后，从某种意义上讲是推动了我们，但同时也冲击了我们，谁愿意落后？我们的更新不能换汤不换药，不能做“复印机”。我出国就是想抓住这难得的机会，要看个明白，要榨出国外声乐方面的精髓，结合中国的国情、欣赏趣味、审美情趣和民族习惯，摸索出一条我们自己的声乐路子。当然，我一个人的力量是微薄的，这需要全体艺术工作者的努力。反正，我不会让自己悠悠闲闲的，我的生命乐趣就在于榨取自己。我几乎每天都是半夜1点睡觉，早晨5点起床。前不久，我用了7个月的时间编了一本《我演唱的歌》，共20多万字，编译了26个“亚非拉”国家的80多首

歌曲，每一首歌后都有我自己写的一篇小文章，天津百花文艺出版社马上就要出版了。这是我们演员里自己编著出书的第一本。这也算是给专业和业余的音乐爱好者提供一点资料吧。如我不及时将这些发表出去，那就会烂在我的肚里了。我以后到美国学习后，还要出一本有关介绍美国的民歌的书，以后还有第三本、第四本……我太贪得无厌了吧！

过去观众对我的印象，就是涂成黑人唱非洲歌的印象，连我们团里的人也以为我不能唱中国歌。后来我穿着大红袄唱了个《回娘家》，一下子电台、电视台、各文艺团体都唱上《回娘家》了。清除精神污染时，我说这是一首河北民歌，实际上这是邓丽君最早唱的中国民歌。要是我当时这样老老实实说，就回不了娘家了。各省、市以及电台、电视台、报社，五花八门的单位都来邀请我去演出。我认为一个演员不能演烂了，天天出来唱《回娘家》，观众最后准会把我赶回娘家。我必须加强各方面的艺术素养，积累、更新自己的节目。不能为了捞油水，把自己唱“油”了。奇怪不，我越是不肯露面，观众越是想我。这就是所谓的逆反心理吧，越是得不到的东西越珍贵，越想得到它，看到它，听到它。每天我家里门庭若市，来请我去演出的人，从早到晚不断，简直是没完没了。幸亏我从去年10月起搬进了这3间一套的公房。这下可好，3间屋子全成了接待站。我一个一个屋子的轮着“接见”。以前我一间屋子半间炕，客人只能在门口排队象医院等门诊挂号似的。我爸爸说我：“你比外交部长还忙！”我苦口婆心地对请我去演出的人讲不去演出的理由和原因，讲得口干舌燥、嗓子都嘶哑了，真比我唱歌还累啊。可是，我为这个还是得罪了许多单位，很多人误以为我嫌钱给得少，拿架子。

（门铃声，电话铃声，闹钟铃声几乎同时响起来了。已经是深夜11点多了，还有人来访。朱明瑛的老父亲去开了门。喔！是中央电视台的导演，来找朱明瑛商量录像的事。电话呢，是从美国打来的长途，蒙特利尔国际学院催朱明瑛快办签证手续，学院6月17日要开学了。朱明瑛接完电话，随手拿起一张美国华人报纸《中报》扔给我看，旋即她又急步跑到隔壁屋子里去接待那个导演了。我翻着报纸，一眼看到一则消息：《朱明瑛以演唱中国民间小调〈回娘家〉荣居“十大金曲”榜首》。一抬头，又见墙角落里有一张皱巴巴的世界地图，这似乎与高雅的房间布置很不协调，只见上面画了几十个蓝色的圆圈。原来朱明瑛每唱会一个国家的歌曲，就在这张地图上的那个国家划上一个蓝圈儿。我想起来了，以前听她说过，她发誓要在这辈子把全世界各个国家的歌都学会。

送走客人，朱明瑛这个“急旋风”又象旋风一样“旋”过来了。我问朱明瑛：“你唱那么多国家的歌，嗓子的音域一高能高到2个半8度，一低又低到女中音，这么宽的音域，在唱通俗歌曲的人中是罕见的，而且你的嗓子经久耐唱，是天生的吗？”朱明瑛使劲摇着头，神秘地一笑，她扬起脖子唱起外国歌剧咏叹调，活象胡晓平的声音。她告诉我，她是向学院派学的科学发声方法，老师是洋唱法的声乐教授岑冰。她学得很用功，因此能保持住嗓子的能力、功力、潜力。嗓子要它亮就亮，要它沙哑就沙哑，可以随心所欲。要说嗓子的本钱，她幽默地下结论说，那是“文化大革命”中大辩论时练出来的。）

对了。我给你说说我的造反史。我真恨那个“文化大革命”，把我18岁到28岁最美好的年华给糟蹋了。我是东方歌舞团

最早起来造反的那些人中的一员。我从小背着个“家庭复杂”的黑锅，一心想紧跟毛主席闹革命。当时我背毛主席语录，除了军事方面的，全都背得滚瓜烂熟。我对“新潮流”接受得很快。我们的造反派到处去点火、串联、刷大标语。有时通宵大辩论，我带着红袖章，穿着军大衣，在文化部的台阶上一站，一个人顶几个人用。我辩论时哒哒哒，哒哒哒的还真能说。对方说1句，我有10句等着，不让别人有空隙插话。我是天生的哑嗓子，因为不停地念语录、喊口号、大辩论，这样锻炼后无形中学会运用丹田气，底气也足了。哑嗓反而喊亮了。我在京剧样板戏《沙家浜》中唱全剧的沙奶奶，声音脆亮脆亮的。后来造反派让我负责对外联络工作，真是又长口才，又长组织能力。我虽不是造反派的主力，但我的笔头快，成了造反队的笔杆子之一，写过长长的十几张的大字报，批判王昆。当时东方舞禁跳了，只能跳“忠字舞”，我一场不拉，跳得比谁都认真。

清除“5·16反革命分子”时，我由于造反坚定，被工宣队、军宣队重用。我觉得他们是毛主席派来的，毛主席派来的总是对的。可当团里一下子揪出那么多“5·16反革命分子”时，我产生了疑问。我给毛主席、周总理写了信，当时连林彪、江青这两个坏蛋的名字也写上了。“毛主席老人家：我们东方歌舞团是周总理亲自建立起来的，现在不知怎么出现了那么多‘5·16分子’，我有怀疑……”也许周总理收到许多东方歌舞团的来信，不久，正在生病的周总理马上召见东方歌舞团的头头。周总理一再强调东方歌舞团不可能有那么多“5·16反革命”。由于我帮“5·16分子”讲话，工宣队、军宣队拍着桌子整我：“你比‘5·16’还‘5·16’，我们白白地信任你了！”从此我失宠了，被打入“另册”了。

## 我和王昆

我的纯洁性和积极性常常被人利用。造反派们都想批王昆，谁抢到手，谁就显得造反坚决。王昆是被打得最惨的了。造反派把她一脚踢到门外，一个巴掌打过去，五个血手印；还胁迫王昆的儿子，让他隔着屏风揭发妈妈的罪状。以前我只是在小说《红岩》里看到过国民党打共产党，没想到“共产党”也打共产党，我心里发颤，感到这太残忍了。每次王昆被打后，让我看守她，陪她睡觉，怕她自杀。我看守着她，却不能跟她说话，要划清界限呀。我当时只能相信毛主席，不能相信她王昆。我老是用毛主席语录“革命不是请客吃饭，不能温良恭俭让”来“坚定立场”、“激励斗志”。在这10平方米的小“牢房”里，我闷得慌，就下意识地哼唱着曲子。有一次王昆悄悄对我说：

“朱明珠你唱歌有味儿。”

“我没嗓子。”

“嗓子是可以练出来的，只要乐感、耳感好就行。”

“我能练得出来吗？”

“哪一天等我解放了，我一定教你。”

可“文化大革命”伤了我们大家的感情，派性给我们带来了长久的隔阂，我整过王昆，良心上甚至允许王昆对我进行报复，这样似乎才能解脱我心头沉重的负疚之感。我不知道该对谁恨，我知道自己也是被利用的，但我又向谁去算帐呢？我象做了一场恶梦。十几年里，我没当过主角，在舞蹈队里“以补为主，兼学别样”，节目的正式名额没我的份。谁突然病了，有事了，就让我补上。还被人嘲笑：“看，她跳成这样！”我的自尊



心被伤害了，我只觉得孤独地活在孤岛上。在这种无处发泄的情绪下，艺术是我特效的“镇定剂”，我开始发愤钻研业务，学英文、学唱歌了。以后的事实说明，只要你努力了，把知识积蓄在你的身体里了，那就没有白费。我并不怜惜自己，因为我一直在想着比自己更重要的事业。我才不是什么“暴发户”，我的成功全在于我的苦斗、苦干。我朱明瑛，并非如我的名字所表示的，用明亮的美玉所铺垫，而恰恰相反，是用苦难的碎石筑成。可我也很有福份，1979年领导上第一次审查我唱歌时，因争论不下，请示当时是文化部艺术局局长的赵起扬，他现在是文化部的副部长了。他很开明，说了一句：“见观众，让观众决定！”这一场关键性的演出，我一上台就“爆棚”了，同行们都冲我竖大拇指。台下的观众疯狂了，有扔帽子的，有呼“万岁”的。我一见观众就被承认了。从那次上台后就一直没有下台，整整唱了5年多。那次举办《新星音乐会》时曾冒出一批歌手，记得荣高棠当时对我们说：看你们当中，明年、后年、大后年，谁不倒？我一直记住这句话，为了我爱的观众，我不能倒下去。我要在台上唱下去，我付出了玩命的代价，我不后悔。

“文化大革命”以后，我吃了不少不懂人事学、关系学的苦头。我要办什么事，就得送礼，我48元的工资送得起吗？我要别人为我办事，就要帮别人办事，我哪来那么多精力？有些人只花1分精力在业务上，却把9分精力用在人事上。我最看不起这种人。这种人没有本事，只能靠奉承拍马，我要靠真本事，情愿吃亏，也要凭本事吃饭。

人最聪明的生存方式，就是时时刻刻都不要悲观、消极。你一悲观、一消极，积极的东西、乐观的东西也可能给你吓跑